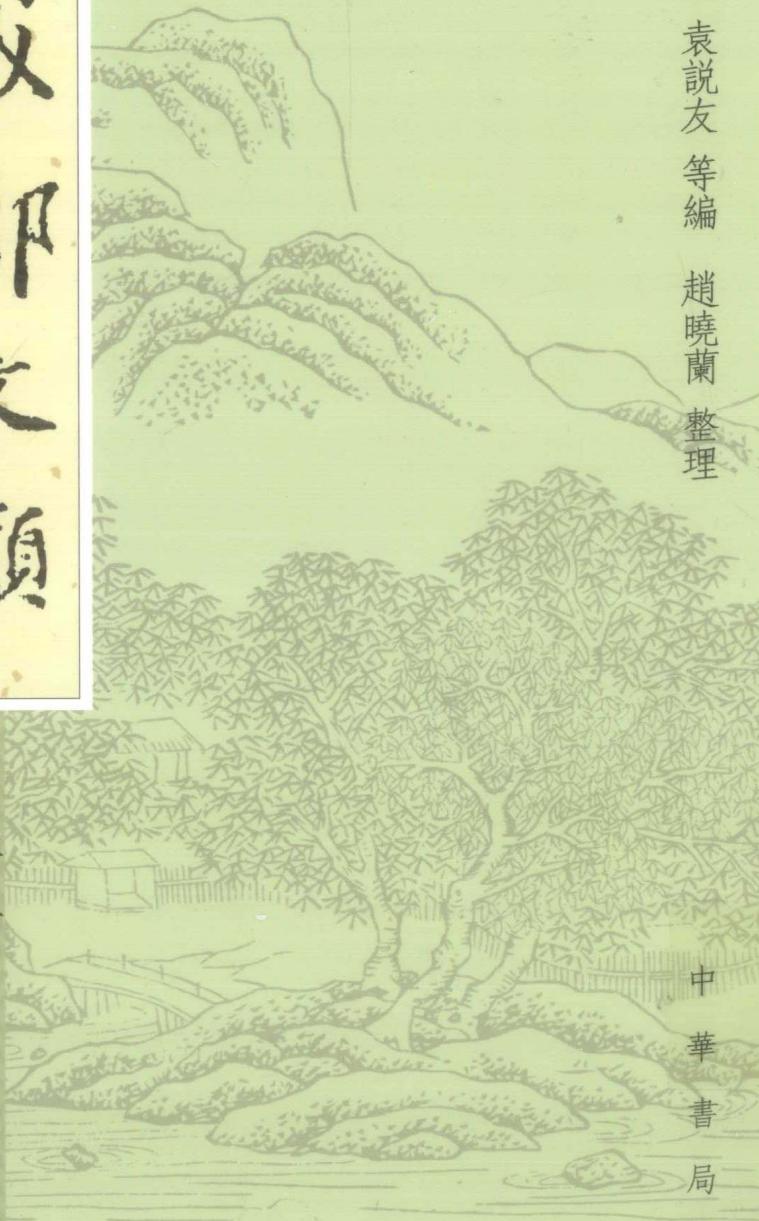


[宋] 袁說友 等編 趙曉蘭 整理

成都文類

上册



中華書局

〔宋〕袁說友等編 趙曉蘭整理

成都文類

上
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成都文類/(宋)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 - 北京:
中華書局,2011.12
ISBN 978 - 7 - 101 - 07436 - 9

I . 成… II . ①袁… ②趙… III . 古典文學 - 作品
集 - 中國 - 西漢時代 ~ 宋代 IV . I2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03877 號

責任編輯：李肇翔

成 都 文 類

[宋]袁說友 等編
趙曉蘭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34 版印張 · 4 插頁 · 40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1500 冊 定價:98.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7436 - 9

序 言

《成都文類》是南宋袁說友任四川安撫制度使時，組織編輯的一部有關成都地區詩文分類的總集。據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袁說友制撫四川，在慶元三年到五年（一一九七——一一九九），他是南宋時代很有名的留心地方文獻、支持刊行文化典籍的官吏。他知袁州時，就曾支持、協助尤袤刊印李善注《文選》（見尤刻本《文選》跋文），在版本史上頗富盛名。後經胡克家校訂翻刻，成爲李注《文選》的標準本。袁說友在袁州時，還刻過《昭明太子集》，今有盛宣懷劉世珩的翻刻本。可以說組織編寫《成都文類》的人，是一位文雅的地方官吏。

袁說友有篇《成都文類序》，記述他編輯此書的宗旨和經過，末署「慶元五年二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安袁說友」。這正是他即將離任的前夕。

袁說友編輯《成都文類》，依靠的都是本地人。他的《序》後，有《成都文類題名》：

「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

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

從事郎廣安軍軍學教授費士威；

從事郎前成都府府學教授何惠固；

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宋德之；

文林郎前利州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震；

宣教郎新奏辟知綿州魏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徐景望；

奉議郎新雲安軍使兼知夔州雲安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紳程遇孫編集。」

於是此部書的編者署名發生了分歧。歷來的公私著錄，都因爲袁說友是組織編寫的長官，所以署了他的名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爲《題名》中無說友之名，而他的《序》亦無「自爲裁定」一類話，因此按《題名》所列題爲「扈仲榮等編」。然而宋人列編寫者銜名的習慣，都是小官居前，大官（即主要負責者）壓後。所以按題名次序，標爲「扈仲榮等」是不合慣例的。倪燦和盧文弨的《宋史藝文志補》改署爲「程遇孫等八人同編」。今按這些署名，各有道理，但又都不一定準確。這次點校本，仍照舊刻，署袁說友之名。不同的署名形式，悉載入附錄的資料中。

袁說友的《序》說：「爰屬寮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士友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匯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這部書的搜採範圍是頗爲廣泛的。在那個時候所能見到的某些資料，如果没有這部書的搜採，早已經亡佚了。

這五十卷書，卷一爲「賦」；卷二至卷十五爲「詩」；卷十六至卷十七爲「詔策制」；卷十八爲「表疏簡記」；卷十九至卷二十一爲「書」；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爲「序」；卷二十四至卷四十六

爲「記」；卷四十七包括「檄」、「難」、「牒」三種文體，故謂之「雜記」；卷四十八爲「箴」、「銘」、「贊」、「頌」；卷四十九爲「雜著」；卷五十爲「誄」、「哀辭」、「祭文」。這些文章，有一部分是藝術地反映了古代成都地區的江山形勝、風土民俗；更多的則是各種形式的歷史文獻，記錄了古代成都地區的建置生產。卷數最多的「記」，計有「府縣學」、「祠廟」、「祠堂」、「寺觀」、「堂宇」、「居處」、「畫像」諸多門類，搜羅之廣，可見一般。如果要全面深入地考察和認識古代成都，這五十卷的文章，應是最豐富而有用不過的了。

這部書編輯完成以後，似乎並沒有刊行。不僅至今沒有見過什麼宋元刊本流傳，而且《宋史·藝文志》沒有著錄。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都沒有這部書的影子。袁說友的《至交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在《總集類》裏著錄有《成都文類》，只有書名，并無解題，究竟是抄本還是刻本，完全不可得知。但這總算是《成都文類》的最早著錄了。自宋末王應麟纂《玉海》訖明初官修的《文淵閣書目》，都不收《成都文類》。今所知見的《成都文類》，最早的似只有明刻本。

明刻本的《成都文類》究竟刻於何時？傅增湘見到此書，曾說：「此書無刻書序、跋，似嘉、萬間風氣。」（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八）嘉、萬間，時限達八十七年（一五二三——一六一九），這種推測，確乎寬大無際了。按此書刊印，實當在嘉靖初年。生於嘉靖十四年（一五一五）、卒於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八）的趙用賢，是明代有名的文獻收藏和刊印者，他的《趙定宇書目》中，於「沈濱莊」的藏

書名目下，即著錄《成都文類》，自注云：「十五本。」這是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以後，《成都文類》第二次在書目中出現，既可以看到趙用賢對它的重視，又可以推知它的刊印時間。它在嘉靖初年刊印以後，不僅得到趙用賢的珍藏，而且也得到其他學人的重視。楊慎說：「先君子（指楊廷和）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上下旁搜，左右採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全蜀藝文志序》）。及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楊慎代四川按察使周復俊纂《全蜀藝文志》，在《成都文類》基礎上，竟出現了「二十八日而歲事」的奇迹，當然不免引起「就《文類》廣之，斯圖功已易」的譏諷（見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序》）。楊慎並沒有掩蓋他取材於《成都文類》這一事實。《四庫提要》謂：「此集（指《成都文類》）創始難工，而慎書（指《全蜀藝文志》）踵事而增則易於爲力。固不能一例視之。且使先無此書，則逸篇遺什，慎必有不能盡考者。」這樣的論斷，是甚爲妥當的。奇怪的是，自從《全蜀藝文志》誕生後，其書一刻再刻，僅四川各地的翻版便有好幾種。而四百七十年來，《成都文類》竟無重刊之本，而且幾乎被人遺忘了。

清初學者極力推崇《成都文類》一書，收得明刻，即視爲佳本。吳枚庵（翌鳳）曾珍藏此書（陸心源所得即吳枚庵藏本，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四）。朱竹垞（彝尊）亦從海鹽陳氏收得明刊本，寫了一篇跋文《書《成都文類》後》（見《曝書亭集》卷四十四）。厲鶚的《宋詩紀事》從《成都文類》中搜得宋詩作者一百零四人，詩一百三十四首，而且在袁說友的小傳中特別說：「爲四川安撫使時，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中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宋詩紀事》卷五十二）《四庫全書》正是在這

樣的氣氛下，把《成都文類》和《全蜀藝文志》一并加以收錄的。而且它指出，沒有《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便「有不能盡考者」。

從此以後，《成都文類》明刻本的價值珍同宋元，國家藏書基地北京圖書館也僅收得明刻殘本三卷（卷十六至十八，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八），貯之甲庫。陸心源所得之吳枚庵藏本，早已流入東瀛，藏於靜嘉堂文庫。近世以來，傅沅叔（增湘）所見明刻本，下落不明，只知道他在編纂《宋代蜀文輯存》時，曾使用過此本。

作為一個老成都人，我對於此書留意已久。《成都文類》涉及的範圍，不限於成都市，也不限於成都地區，而是遍及全蜀。我常常想，如果能將《成都文類》整理出版，不僅得償我的宿願，也能為整理地方文獻、編寫志書的學界同仁提供寶貴的文獻資料。這對於弘揚傳統文化，弘揚中華民族寶貴的道德精神，對於振興巴蜀文化，對於了解成都、宣傳成都、實施中西部開發的重大決策，發展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區的經濟、文化、旅游等，都有寶貴的借鑒價值。我恨不得把這一千多篇珍貴的文獻儘快送到熱愛成都的人士手中。

門下趙曉蘭女士，久已留意此書。她屏當一切，整理點校，終於獨自把這項艱巨的工作完成了。全書的點校，都出自曉蘭女士，我通體檢閱了一遍。雖然曉蘭女士反復推敲問難，傾注了大量心血，歷經數年磨礪而成此專著，但謬誤在所難免，切望關心此書的學界賢哲不吝指正。

屈守元 一九九二年 時年八十

凡例

一、本書以明嘉靖刊《成都文類》爲底本。這是今所知見的最早之刊本，彌足珍貴。陸心源皕宋樓所收吳枚庵舊藏本已是孤本，今存於日本靜嘉堂文庫者，原有錯訛殘缺，卷三十二至卷五十爲抄補。底本原有編者校注（雙行小字夾注句間或附題下）今仍保留。底本原有篇末校跋題解等附注文字今仍保留（簡稱底本）。

二、本書用四庫全書本《成都文類》爲通校本（簡稱四庫本）。四庫本源自朱彝尊校訂陳氏舊藏明嘉靖本，更多保留了底本原貌。

三、本書用明嘉靖刊《全蜀藝文志》及其四庫全書翻鈔本爲參校本（簡稱《全志》）。按《全蜀藝文志》實乃據《成都文類》增補而成，故能保留嘉靖本《成都文類》某些原始面目，有重大參考價值。

四、本書爲解決個別疑難問題，亦參校了相關作者之相關文集、總集及其它文獻資料，皆隨文出校并分別注明出處。

五、近人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曾參考利用了他所知見的吳枚庵舊藏本《成都文類》，今亦用《宋代蜀文輯存》爲訂正底本訛誤之旁參。

六、爲保存古本原貌，本書校訂以盡可能少改底本文字爲原則，校勘記中一般只羅列有參考價值

的異文而不改動原文。存疑處亦多校而不改，唯借校記以示疑。

七、底本中有俗體字、不規範之異體字及明顯誤刊字，今徑改為通行繁體字而不另出校。古體字形酌予保留。

八、底本體例有不統一處，如作者或用本名或稱字號等，今酌情統一并出校。

九、本書采用新式標點。遵循古籍整理之通例，對原文加規範的標點，更多注意引號、書名號的運用，但不使用專名線。

十、底本目錄標題每省略縮減文字用簡稱，今一仍其舊，不再增補出校，以見孤本舊貌。讀者可參看正文原題，以正文原題為準。

成都文類序

天地之祕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歛而爲文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綯道德，掞天庭，潤金石，譜《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僊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睹矣。

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寮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于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

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略邛筭^(二)，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鄙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擊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闢，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益，益

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

慶元五年二月望日，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建安袁說友謹序。

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

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學教授楊汝明

從事郎廣安軍軍學教授費士威

從事郎前成都府府學教授何憲固

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宋德之

文林郎前利州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震

宣教郎新奏辟知綿州魏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徐景望

奉議郎新雲安軍使兼知夔州雲安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程遇孫編集

校記

〔二〕「略邱篤」三字原缺，四庫本亦缺。此據《東塘集》卷一八補。

目 錄〔一〕

上 冊

第一卷

賦

蜀都賦 漢揚雄

蜀都賦 晉左思

辨蜀都賦 王贊

畫桐花鳳扇賦 唐李德裕

茅茨賦 唐朱桃椎

憫相如賦 楊天惠

憫相如賦 鄭少微

苦櫻賦 何耕

第二卷

詩

都邑 城郭 宮苑 樓閣

蜀道難 梁劉孝威

同前 陳陰鏗

賦得蜀都 唐褚亮

成都府 唐杜甫

蜀道難 唐李白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前人

征蜀聯句 唐韓愈孟郊

成都曲 唐張籍

井絡 唐李商隱〔三〕

駕幸蜀 唐羅隱

蜀中三首 唐鄭谷

悼蜀詩 張詠

成都書事一百韻 薛田

成都	城郭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唐杜甫
	錦城曲	覽蜀宮故城作	唐溫庭筠
	蜀城春望	宋祁	唐崔塗
	觀古魚鳧城	孫松壽	唐王維
	官苑		唐王維
	宣華苑宮詞	前蜀王衍	〔三〕
	晚步宣華舊苑	范成大	宋毛滂
	樓閣		宋毛滂
	登成都白菟樓	晉張載	宋毛滂
	登樓	唐杜甫	宋毛滂
	登錦城散花樓	唐李白	宋毛滂
	晚夏登張儀樓	唐段文昌	宋毛滂
	散花樓	唐張祜	宋毛滂

北樓	宋祁	四
西樓夕坐	前人	四
陪孫之翰登成都樓	張俞	四
散花樓	喻汝礪	四
西樓秋晚	范成大	四
銅壺閣落成	前人	四
西樓獨上	〔四〕 前人	四
江山	池沼 堤堰 橋梁	四
江漲二首	唐杜甫	四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前人	四
江村	前人	四
春日江村五首	前人	四
泛溪	前人	四
春水生二絕	前人	四

第三卷

詩

春水	前人
溪漲	前人
荆門浮舟望蜀江	唐李白
野望	唐杜甫
野望因過常少仙	前人
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前人
陪鄭公北池臨眺	前人
雲山	前人
偶宴摩訶池	唐暢甫
益州北池陪宴	唐司空曙
昇僊橋	唐羅隱
題龍華山	唐郭震
過摩訶池二首	宋祁
春日出浣花	前人
憶浣花泛舟	前人
避暑江瀆池	前人